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煊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_臣陳墉

謄錄監生_臣邱桂蟾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墨蹟跋中三十二首

趙子昂枯樹賦真蹟

褚河南枯樹賦為武延秀差作二王屏風脚歐虞之跡
不與焉其在當時珍貴可知趙吳興更取二王結法臨

之茂密秀潤視真蹟不知孰叩山陰堂室耳畫樹全得
古籀法真吾山房中二絕也

又

昔人謂臨書如雙雕摩天各極飛動之勢余得褚河南
雙鉤真蹟與此卷對之雖形模大小不甚異而中間行
筆絕不同褚妙在取態趙貴主藏鋒褚風韻遒逸飛動
真所謂謝夫人有林下風氣趙則結構精密肉骨勻和
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也若買褚得趙當亦

不失所望矣

趙吳興小楷法華經

法華經無明二宗又似釋門左右史蓋釋迦阿彌陀佛
及妙音觀世音普賢藥王文殊彌勒諸菩提薩埵緣起
功德皆在焉然其大指多寓言以示攝化耳十六王子
明得道於無始而不為遠舍利弗以至五百羅漢明成
道於無終而不為遲若乃無學聲聞弟子即人皆可以
為堯舜以至提婆達多見他山有攻玉之石滅後多寶

佛塔聞聲即現表吾道之不生不滅三千萬億化身諸
佛隨光而集徵此理之萬殊為一藥王品見誠之無所
不貫妙音觀世音見誠之無所不應其言若至宏奇詭
偉不可涯涘而脩持供受之功則甚切近要約至於宿
因超劫與它經多相抵牾而求名之懈龍女之頓要亦
有不能盡然者蓋其時在會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聞聲而先退者五千人矣而況數千載之後不親見
佛而讀其遺編者乎然使後世耳證之人焚身煉指以

為福創塔如多寶以為功像千手千眼以為化則又失之遠矣勝國之法以因果調殺心以饒益餌貪癡故多粉金書大藏者以十數獨法華為勝書法華者人以十數獨趙吳興為勝而此卷乃吳興自用了願者以小楷書精繭其結構細密肉骨豐道蓋備有北海誠懸之妙而時濟以大令者也第二卷缺為明夏太常景所補尤圓潔可愛吾弟其善護持之賢於多寶塔功德矣

趙吳興大通閣記

仙人稱五通所不能通者出輪迴之外耳佛法則六通
矣亦有不能通者能化有緣不能化無緣也此云大通
則一切皆圓滿矣按法華經佛與阿彌陀彌俱為大通
智勝如來法王子無央劫以來今始成佛閻所以名大
通歟文敏書此記道勁勻整肉不隱骨晚年最妙筆佛
地位書也元人跋至三十餘皆具八法蓋其時多能書
而又好事非今人所可及也善囑付善護持吾弟其念
之

趙吳興心經真蹟

般若密多心經是王舍城中無上三昧語吳興書是蘭
亭室中無上三昧筆昔有開士學殷揚州咄咄法寫蓮
華經能使方丈地畢却不被四風雨今留此經山房中
鄴侯三萬卷皆賴護持矣珍重珍重

趙文敏書濟禪師塔銘

右濟禪師塔銘閻禪師撰二僧皆南渡後法門龍象也
毋論其文辭工拙要之是本色語耳趙文敏既夙精臨

池詣極八法而又服膺西來深入三昧故其所書視他
蹟尤妙蓋本右軍骨調以大令肉即北海跳踉不露一
筆也千八百驪珠入我橐中月來賣文錢為之一洗恐
兒輩厭不能浮大白快賞之第以一瓣香展供耳

趙文敏書詹舍人告

右趙文敏所書宋起居舍人詹仲儀告辭獎諭各一通
豐麗邁逸肉骨停整其學李北海殆如玉環之於飛燕
雖任吹多少而霓裳一曲足掩前調後當有題名及勝

國諸公跋惜為俗子益以松雪道人偽款及印章汙其
前後遂成蛇足聊為拈破留之勿令覽者有蘭亭之訟
也

趙文敏公行書

作書有全力而無先意乃得佳耳此卷趙吳興行書二
贊二圖詩及跋尾凡二百三十二字李北海法十四米
襄陽法十六而妙際時以大令發之天真縱逸中自緊
密波磔道麗外不廢拙古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故

曾溪以後境也卞華伯以眉山贊語跋之亦似見一斑者立春日題此覺芳英爛漫筆端

趙子昂二帖後

昔人評趙吳興如丹鳳翀霄祥雲捧日余謂正書不足以當之獨以尺牘行草得山陰父子擲拓法而以有意無意發之蓋不負此評耳余所有二帖一開卷間見其精采映注姿態狎出而結法復不疎蓋尤其合作者跋尾俱交游中書家董狐語可信也

趙文敏公篆書千文

書家者流篆獨為諸體之禡大較有字筆有字學不可
廢一者也二李遠矣僅徐騎省兄弟郭恕先有字學而
不得筆夢英而下亡論也新安吳孝父示余趙文敏此
卷余不解篆學第覩其配割勻整行筆秀潤出矩入規
無煩造作恍若所謂殘雪滴漏蔓草含芳之狀肅然斂
容者久之然讀王氏跋衙官嶧山豎子陽冰語又未嘗
不為一笑至錯喉噴卷也

又

新安吳生以趙文敏篆書十文乞余跋文敏此書極精
整有意出徐騎省周右丞上絹素用織成烏絲欄是南
渡後脩內司物目所未見吳生別之二歲所乃在余質
庫中驚問主事者生質之得四十金用為豪具徑去不
顧矣昔盧節度從山北盧匡求右軍借船帖一閱渠寶
之但許就視而已盧除潞州行三舍客有攜此帖云有
一郎君求售盧驚惋還之不復問吳寶此書不移時而

其身不能有何況盧氏子也余自是不以合浦珠而以
為楚人弓姑識之耳

趙魏公千文篆書

趙魏公書貴重人間若拱壁然往往有力輒易致獨篆
體不甚經見今年夏為歙人吳生跋一千字文筆法之
妙彷彿斯冰復生旋聞其鬻之好事家為邑邑累日歲
聿云暮有以公別紙千字贄吾文者其用筆雖細而結
搆愈密煥若舊觀時病肺強進一大白賞之既而自悔

其多好也卷後老鐵一銘亦自佳當時聞有伯琦參政篆不聞有鐵乃知前輩未易才也

趙文敏公于歸帖

趙吳興于歸帖淳雅有古法是合作者然此青鳳一毛耳生猶寶愛之若周人不知其得吉光全裘當更何如也蘇長公嘗書赫蹏云吾此紙可以劉錢祭鬼後五百年當受百金之享古人自負定不虛耳

十絕句詩畫跋

唐人十絕句婉麗有情得藍田詩中畫趣趙文敏書筆
翩翩能發之會錢叔寶尤子求避暑籬資園令各作句
景十小幅復走一价吳興要文休承併作之共成一冊
不敢做畫院品第庶幾後之覽者如入寶山各自有獲
也或云趙書有疵筆出俞紫芝手果爾所謂買王得羊
耳

鮮于伯機千文

鮮于太常草書千文初展卷間不能大佳久看始覺其

精緊有筆外意跋尾楷書數行輕纖自媚乃謂是五十以後筆豈亦有明遠文通之恙耶

鮮于伯機詩記真蹟

昔人謂趙文敏每以已書三紙易鮮于困學一紙今困學三紙往往不敵趙一紙豈古今人頓異嗜耶余所有困學游高亭華巖記及詩真蹟殆數千言見鐵網珊瑚中行筆清圓秀潤芒角不露隱然唐人家法即與文敏鞭橐中原不知合置誰左跋尾節文原龔璘亦臨池老

手可寶也

楊鐵厓卷

至元間楊鐵史聲價傾海內餘名往往借客今其文與書俱在耳獨勁氣時一見筆端異日老客嬾謠此亦可窺也

明宋太史手書鄭濂名解後

右包叅軍家藏宋太史書鄭生名解示余按書述稱太史父子不失邯鄲此書行筆極蕭散而有純綿裏鐵之

意似非規規學步者跋尾如烏傷王子充金華胡仲申
豫章揭法號能文章家初不以臨池名而結法翩翩自
佳皆可重也法故曼碩應奉子太史名濂鄭生亦名濂
豈古所謂慕蘭齊莊之遺耶則其文該洽辨覈固宜爾
昔斛律丞相至不能署其名而更之猶以為繁若太史
者得無乃愧其簡乎此語頗有意然當不免叅軍一盧
胡也

宋仲珩方希直書

叅軍又出二紙其一為中書舍人宋璉仲珩其一文學
博士方孝孺希直也仲珩太史公少子希直嘗評其書
如威鳳翀霄祥雲捧日此書雖草率不經意而時時見
八法俊美圓逸知方君非曲筆耳希直不以書名而剛
方不折之氣流溢筆墨間其名磨損不可辨蓋永樂中
有禁收公筆劄者同罪故耳而百六十年間學士大夫
寶之若拱璧然則人主之威有不能盡伸於天下之賢
者可慨也希直在建文朝以文學博士伏節其職若今

侍講讀學士者因附記之

宋克急就章

余往與徐獻忠先生論書法歎章草自二王後僅一蕭子雲即顏柳蘇米以至趙吳興負當代能聲而不一及之黃長睿刻意其學而無其法國初宋南宮仲溫可備述者然波險太過筋距溢出遂成佻卞先生笑謂余家藏仲溫急就章二百年矣差不露筋距舉以乞余贖池零落若追蠹而絹墨幸不敗結意純美余欣然重表飾

之以為征誅之後獲覩揖讓而後偶取葉少蘊刻皇象石本閱之大小行模及前後缺處若一惟波撇小異耳此豈亦仲溫手臨象本耶然一二傍釋小字圓穩有歲蓄與仲溫他書不類而仲溫別自補急就闕文與張夢辰則小而勁此恐或非仲溫筆也然因是得覩皇象渥洼之種遠出仲溫蹠躩上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夫寧啻不失而已哉

宋仲溫書畫帖

宋仲溫生平作章草極多然微涉佻而尖此書畫帖遂能藏穎古法藹然大抵不經意乃佳耳宋此書本無可疑而為後人增二印章遂成蛇足吾故為拈出生其善有之

俞紫芝急就章

錢唐俞和子中頗得趙魏公三昧此帖以宋經箋紙用章法書急就覺古色藹然令人不忍釋手按章法自皇象索靖後唯右軍父子豹奴孫權二帖至黃米蕩盡黃

長睿始振之然往往筆不逮意子中獨能尋考遺則於
斷墨殘楮遂與仲溫並驅昔孔北海思蔡中郎見虎賁
貌類者輒引與同飲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俞此紙
覽之能不興北海之賞乎

凌中丞書金剛經

晉世諸賢好寫河上公道德經自褚河南聖教序後乃
始有書釋經典者而金剛經獨蘇眉山趙吳興往往作
行楷散施阿蘭若金剛經是佛真諦語故非他經比也

中丞凌公書此經全用鐵門限筆圓熟有結體得臨池三昧蓋百餘年而復歸之公孫比部豈古先生所為善護念善屬付者至是始驗耶因為題數言于後云若不見真相願以自護持若見不真相願以施比丘若得見真相無護亦無施

凌中丞臨子敬洛神賦

昔人謂右軍書黃庭如飛天仙人曹娥碑如幼女漂流於波間若大令此賦則仙人凌洛波容與而不憔悴蓋

兼之者也誠懸云子敬好寫洛神人間合有數十本余
所見古刻獨十三行及一全本耳十三行勢稍竦側而
用筆重翩翩若迅鵲全本筆輕微而秀媚儼逸姿態不
可言此帖為故中丞凌公所臨蓋全本也公仕仁宣朝
至中執法以嚴重稱公卿間結法清婉乃爾太史公見
留侯像能不愾歎已已余來吳興公之諸孫工部君寶
藏之而間以示余庶幾吾家石泉男之為右軍大令孫
者矣因識其後

沈民望姜堯章續書譜

事固不可知沈民望以一書遇人主備法從更百五十年乃不能與搽觚少年爭價問之人有不識者然此卷行筆圓熟章法尤精足稱宋南宮入室而所書乃姜堯章續書譜為臨池指南皆可玩也因收而志之

天全翁卷

右前一紙為聯句詩僅失詩題耳後一紙為水龍吟慢句詞半已不全皆天全翁手筆故特存之人謂翁書由

米顛來非也其邁放波險全得長沙面目神彩風骨亦自琅琅惜結體少疎耳

靈巖勝遊卷

天全先生游靈巖作此詞寓水龍吟慢已載郡乘中此卷為劉以則書者以則靈巖之東道主也其詞不盡按格而雄逸伉爽時一吐洩居然有王大將軍麈尾擊唾壺態書筆勝法亦往往稱是卷首沈啓南畫足為茲山傳神劉西臺祝參省錢學士皆有書名者獨桑民懌以

文自豪而語不甚稱為可恠也

徐天全二札

天全翁出入長沙襄陽間余嘗評其書如劍客醉舞傲
傲中有俠氣此二紙皆真跡而盤谷一章尤橫逸不可
當豈所謂遇其合者耶

徐天全詞

天全翁自金齒還吳十餘年多游吳中諸山水醉後輒
作小詞宛然晏元獻辛稼軒家語風流自賞詞成輒復

為故人書之書法遒勁縱逸得素師屋漏痕法此卷蓋以貽吳江史明古者詞筆俱合作後有吳文定沈啓南二跋亦可寶也

名賢遺墨

右一卷墨蹟為學士承旨宋文憲公景濂教授胡公仲申太常丞張公來儀學士解公大紳太師楊文貞公士奇祭酒李文忠公時勉太宰魏文靖公仲房太保高文義公世用太傳于肅愍公廷益太師徐文靖公時用右

都御史韓襄毅公永熙太師王端毅公宗貫宮傳何文
肅公廷秀太保劉忠宣公時雍太師李文正公賓之修
撰張公亨父少保倪文毅公舜咨宮保戴恭簡公廷器
太保屠襄惠公朝宗檢討陳公公甫太僕李公貞伯宮
保吳文定公原博太師梁文康公叔厚太傅王文恪公
濟之太保洪襄惠公宣之太宰王公闕輝少保毛文簡
公憲清新建侯王文成公伯安宮保湛文莊公原明提
學李公獻吉何公仲默宮保劉清惠公元瑞詹事陸文

裕公子淵修撰楊公用脩舒公國裳少詹黃文裕公才
伯贊善羅文恭公達夫其人二百年名臣碩儒也如景
濂大紳原博貞伯子淵名能工八法者士奇時勉仲房
世用賓之伯安元瑞用脩達夫庶幾中郎虎賁他固不
盡爾也余裒而藏之竊附於甘棠勿翦之義云爾昔山
谷老人謂王荊公書簡遠從楊少師法中流出黃長睿
謂章申公惇楷法妙入魏晉三昧米海岳謂蔡魯公京
及弟開府卞俱得古人筆然是四人者其精細苑翰距

今無一存卽有之亦不能售數鐸之直而韓范富歐率然之筆流落人間尚以拱壁視之然則物之可傳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僕既題此一友人過視而笑曰若自為拙書解嘲耳且若論詩何以不取高崇文而取宋之問乎僕無以答因記其語

三吳墨妙

右三吳墨妙一卷自建康至雲間以南皆吳也為賦草者二徐武功金太學二元玉各一紙為說者一沈學士

民則為詩歌者九錢文通原博張南安汝弼桑柳州民
懌蔡孔目九遠文待詔徵仲陸文裕子淵顧憲副英王
王山人子新王司業繩武徐長谷伯臣各一紙為尺牘
者十三沈少卿民望李太僕貞伯王文恪濟之唐解元
伯虎顧尚書華玉王大僕欽佩豐考功人翁各一紙吳
文定原博祝希哲王履吉各二紙國朝書法盡三吳而
三吳縱錚稱名家者則又盡數君子其長篇短言出於
有意無意或合與不合固不可以是而槩其生平然亦

管中之一斑也留山房中異日便堪作吾鄉掌故兒輩
其寶存之

三吳楷法十冊

第一冊陳文東小楷聖主得賢臣頌文東名璧華亭人
國初以書名家沈氏則學士出師表字頗大民望大理
虞書益稷篇字小如文東余每見二沈以書取顯貴朝
翔玉堂之上文皇帝至稱之為我明右軍而陸文裕獨
推陳筆以為出於其表今一旦駢得之足增墨池一段

光彩然是三書皆圓熟精緻有黃庭廟堂遺法而不能
洗通微院氣少以歐柳骨扶之則妙矣蓋所謂雲間派
也

第二冊徐元玉臨褚河南哀冊文字差細而筆老獨不
勝其佻達蓋摹褚而用之以米者也東原生傳差精謹
當是中年筆周伯器跋有微致其人即周疑舫也錢原
溥陳氏墓碣銘邁迅然欠雅是宋仲溫遺構雲間人至
今倣之吳原博墓表極得蘇長公筆而鋒多含蓄不露

佳手也蔡九達嗣命議書雅健而辭不甚佳陸子淵二東在真行之間元玉小而不楷錢吳楷而不小聊備一家云爾

第三冊祝京兆賦一首雜詩三十首後序一首少年時豪耳楷法甚精絕間以小行若草率不經意者而具種種姿態可寶也又古近體詩十五首是行卷上公卿者稍似經意多大令風格而近纖長其詩亦多秀儁語視晚歲應酬若出二手獨擬元日早朝排律而押韻用二

新字二人字二臣字不可曉也

第四冊祝京兆黃道中字致甫說用禿筆作楷而間帶行法純質古雅隱然欲還鍾索風道中即吾故人淳父姬水也為其尊人五嶽公乞集序以此為贄余固辭謂此汝南家乘奈何畀人則曰使不佞而仍故名與字知非公有也且公文成非吾汝南家乘乎為一笑而留之因記其語又赤壁賦勁挺從褚河南來而結法微佻約齋閒錄序出入鍾太傅王大令古法鬱淳指掌間而雅

緻精密削去畦逕與黃道中字說皆晚歲筆也人不可以無年信夫

第五冊為文待詔徵仲小楷甲子雜稿凡詩四十七首詞四首文八首中亦有率意改竄者楷法極精細比之暮年氣骨小不足而韻差勝詩亦多楚楚情語如元日梅雨言懷無題夢中諸篇皆晚唐南宋之佳境也聞之吳人待詔每新歲輒書舊詩文一冊至老無復遺而沒後分散諸子有徵人某子甲以四十千得廿冊以去今

不知所在此本乃故人子售余為直十千因留置此比
於吉光之片羽耳

第六冊文待詔徵仲小楷其一為余書早朝等近體十
四首用古朝鮮繭結構秀密神采奕奕動人是八十四
時筆也其二古詩十九首極有小法其妙處幾與枚叔
語爭衡時八十八時筆也又一條三行射禮有鹿中云
云尤精甚而考據詳覈偶於散帙得之附於後其三書
錦堂記差大於古詩結力遒勁是六十七時筆也其四

拙政園記及古近體詩三十一首為王敬止侍御作侍御費三十鷄鳴候門而始得之然是待詔最合作語亦最得意筆攷其年癸巳是六十四時筆也其五致仕三疏中有竄改當是草稿而精謹乃爾令人作顏平原想吾所綴集皆待詔中年以後書真吉光鳳羽緝而為裘後人其寶守之

第七冊王履吉拙政園賦及詩四章皆小楷得鍾王筆意張琴師傳亦類之其下指極有媚趣微傷自然耳退

之琴操稍大兼正行體意態古雅風韻邁逸所謂大巧若拙書家之上乘也跋尾仲蔚與家弟評履吉書若訟而各有致並存之

第八冊文壽承書五子詩是于鱗輩初年作蓋未絀茂秦而進明卿也休承書養生論二君號太史箕裘然壽承覺淳古休承雖自清俊結法微佻卞彭孔嘉書余廣五子詩及近體數首是古高麗繭能於率更內斟酌溫潤秀勁光彩射人蓋中年最合作筆也許元復一紙老

筆圓熟流俊而所書龐居士傳語尤可喜是四君者僅一
休承在然老矣而前後五子者復失其六每一展卷輒為
噫歎

第九冊陳道復千文此君書不易楷楷不易小而吾無
得之陳子蕪三槐堂銘妍秀而微少骨蜀中詩古雅而
小遜態陸子傳二歌出麻姑壇道麗肉滿覽之煜然然
是二君最合作書王祿之與其師尺牘亦自佳俞仲蔚
前後雜詩二幀共二十二首諸與余倡和者是晚年筆

稍縱而有誠懇腕寶劍篇以下是二十年前書尤精婉可愛詩亦多警句故並存之

第十冊顧德育牡丹一賦酷有徵仲家風黃淳父前長篇一永興之有鋒鍛者後十二章小似不及周公瑕詩二十章用筆精雅有法袁魯望十五章莫雲卿十四章王舜華十二章吾所不敢深論若魯望之流利雲卿之濃婉舜華之輕俊皆菰蘆中翹楚者也最後得張伯起唐人數詩伯起生平臨二王最多退筆成家雖天趣小

竭而規度森然矣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墨蹟跋下五十六首

李文正陸文裕墨蹟卷

涯翁篆勝古隸古隸勝真行草此研光箋書數詩乃晚年筆余割其半及跋尾遺王學士而留此以其備有衆

體故耳最後蘇墨亭一歌更遒勁蓋中年得意筆也儼
山先生寶應雪夜翫月歌則出入北海吳興雄逸超爽
有秋雕春駿騰騫絕影之勢陸之於李歌辭不妨衣鉢
書法更自青冰也因合而藏之

李文正詞翰卷

太師李文正公詞翰擅聲館閣間此卷為宗易太史書
當謝首揆之次歲而卷端有收羝擊賊笏二曲豈意有
所不足耶今年為甲戌距公書時正一甲子北庭有解

甲而邊戍無脫巾當此可無感也宗易為任丘李文康公時亦以首揆贈太傅偶與元馭語次及此因舉贈之以比於虔刀之義云爾

張東海冊

張南安書雖流浪自喜往往失之緩弱此冊鐵漢篇用禿筆差適緊可存

桑民懌卷

桑民懌才名噪一時幾有雕龍繡虎之稱此卷為盛秋

官書者尤多生平得意語其書似不勝文文似不勝詩
大要不能去俗耳盛舉高第後至廣憲以廉名

李范庵卷

書家評吾郡李少卿貞伯如純綿裏鐵視祝京兆不愧
冰清余此所藏卷雖尺一草草不經意而遒勁有生氣
可重也少卿當憲廟時抗疏不肯書佛經為藝林樹赤
幟今給事岑君允穆於鼎革之際白簡數上皆國家大
策至救周太常一疏尤卓犖偉甚余故舉而歸之且以

慶貞伯此書之得所托也

金元玉卷

王大可比部亟為予言金元玉書法勝徐子仁問之吳
中人不識也亡何購得此卷元玉筆撫倣吳興老意縱
橫神爽奕奕可愛惜結筆小未去俗耳視子仁堆墨不
啻誠過之

雜帖

吳文定之眉山沈啓南之豫章僅得其似耳京兆翩翩

時有大令風度文待詔中年筆微涉佻而韻頗勝履吉
善取態俱可錄也

祝希哲小簡

希哲此書皆赫蹠小簡與舍中子多言市井迴易事買
書便是雅語至末簡所謂月甚佳可來一眺盖希哲與
閭門少年時時傳粉墨作優伶劇耳書極潦草中有結
法時時得佳字豈晉人所謂裴叔則麤服亂頭亦自好
耶

祝京兆卷

祝京兆書名薄海內然其行草往往自豫章來獨此卷
徵仲灌木圖歌時有大令遺意雖極縱放而結法不疎
運腕極勁卷後王履吉跋黃兔之歌皆可重也圖今在
徐氏大可丈餘徵仲生平得意筆上有京兆書作擘窠
大字恠偉動人因附記於此

祝京兆雜詩

祝京兆少時書雜詩多作小行楷體若草草不經意而

流麗有態時時媚眼譬之夷光阿環捧心病齒皆可圖也

枝山豔詩

希哲詞多青閨中瘦語令人絕倒宜從褚河南瑤臺美女不當作禿師屈彊老筆也淳父乃以豐麗賞之得非取駿於驪黃之外乎

祝京兆季靜園亭卷

祝京兆書季靜園亭詩以大令筆作顛史體縱橫變化

莫可端倪雖攷之八法不無小出入要之鐵手腕可重也然書道止此耳過則牛鬼蛇神矣

祝京兆卷

此希哲中年書雖不無出入然往往自楊少師豫章襄陽來而疎瘦橫放不求盡合所以可重也卷首四字尤道偉中有贈關西孫逸人即太初也

祝京兆秋興八首為王明輔題

祝京兆書本作顛旭時時闌入顛芾中此卷書少陵秋

興數行後天骨道發幾與波浪兼天石鯨鱗甲語爭雄
長小展視間太行諸山忽若奔動為之一快

京兆雜詩卷

祝京兆此紙雖出山谷海嶽末復道勁政如三河少年
躍馬自快然是正德間筆也

希哲草書月賦

希逸此賦真江左琳琅一時膾炙人口然不無穉語希
哲生書法波靡時乃能用素師鐵手腕叅以雙井逸趣

起千載而上之尤可貴也余嘗謂希哲如王謝門中佳子弟雖偃蹇縱逸而不使人憎跳盪健鬪如祭將軍而有雅歌投壺風味識者以為知言此卷為故毛光祿書光祿嘗刻之石歿而其家質以供何穎考兩日費今年春與張中丞肖甫閱之時陸叔平在坐曰此贗本也真蹟在故毛光祿所余笑謂叔平曰子知光祿之有此賦不知此賦之不為光祿也耶叔平悟乃睨視之而笑嗟乎人閱物物亦能閱人聊以寓吾一時目而已

又

祝京兆好書謝希逸月賦人間合有數本吾所得毛氏
者其甲也此卷落筆甚邁初亦緊束未暢數行後姿態
橫出波撇映帶幾欲與豫章爭衡且結法全類毛氏本
唯以管城君小弱故乙耳然亦是渠詰昆也程君游太
湖烟月間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語取此卷印證之不
如見裴將軍舞劍書法為之一進耶

祝枝山李詩

祝京兆作旭素書是京兆旭素書耳佳處亦多大令取態筆獨此卷太白上皇西巡歌五首因秃管淡墨之勢而用之雖極狂恠怒張而結構自不疎中復饒古飛白遺意駸駸乎二氏青冰矣卷在江西程生所余以京兆他書數紙丈太史書一紙畫一紙易之用米襄陽故事耳

京兆書杜紫薇詩

祝京兆好書中唐詩初讀前一詩以為京兆語而恠其

三才圖會 卷一百三十二
稍濃渥有致既辨其為杜紫薇集為之一笑至於書紛
披老筆望而知其枝指生也

題祝京兆真蹟

昔人謂右軍才行甚高有遠識惜不究其用以書掩之
此非公言也令右軍而用不過作先始興謝文靖耳千
載之下孰有艷羨珍異若此者乎張長史與顏尚書同
學隸不勝去而為草吳道子與張同學草不勝去而為
畫楊惠之與吳同學畫不勝去而為塑彼其所就則已

卑然而其就專也古人之志於傳也如此右軍可無惜
矣余始甚愛京兆字學晚得其集讀之不稱人乃有謂
京兆書掩其文章者故識之於此

又

祝京兆草隸奕奕絕世惟李獻吉詩沈啓南畫可以配
之然獻吉與京兆絕類蓋皆有敗筆而不失為大家也
濟南諸公後出幾令獻吉失盟主而京兆遂無有能踰
之者書則文徵仲類何仲默王履吉類徐昌穀敗筆絕

少畫家唐伯虎亦不減徵仲

茂苑菁華卷

吳中希哲徵仲履吉道復稱四名家此卷種種臻妙履
吉差作意希哲太不經意然姿態各自溢出雲卿得此
殆若狐腋之粹白矣昔蔡中郎篋論衡而談驟進雲卿
臨池比益工得無慮為人搜作藝林公案乎

文太史三詩

文太史八十四時為余出金花古局箋行書此三詩以

贈書極蒼老秀潤而結體復不踈三詩濃婉不在溫飛卿下唯明妃曲為永叔所誤不免時作措大語耳以此知宋人害殊不淺也

文太史四體千文

文待詔以小楷名海內其所沾沾者隸耳獨篆筆不輕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此卷千文四體楷法絕精工有黃庭遺教筆意行體蒼潤可稱玉版聖教隸亦妙得受禪三昧篆書斤斤陽水門風而皆有小法尤可寶也自

興嗣成此文後獨元時趙承旨及待詔能備此衆體惜少章草耳

文待詔游白下詩

文太史歸隱後扁舟秣陵與劉司寇顧司空倡和大是香山社風度書筆視平日小縱而蒼老秀潤時時有法外趣詩亦清逸可喜第起句往往落韻此公疥癬疾誤入膏肓吳人至今中之耳

文太史書進學解後

史稱昌黎為進學解執政憐而奇之遂以省郎知制誥
令昌黎今日出此文三日內不得回首望春明門鵠吻
矣然此文雖跌宕終不能如東方子雲雅質而饒古意
文待詔書法出聖教序亦然

文太史絕句卷

文待詔此書真得豫章三昧者取態雖小不足而風骨
邁爽殆似過之諸絕句如老病迂疎非傲客只愁車馬
破蒼苔大類白少傅分司洛中語皆可寶也

文太史三體書

蘇文忠書錢唐伎女諸絕句真蹟字頗小文太史特以
意臨寫不拘拘形似而古健適偉隱然為眉山傳神抵
掌老優自當色恧後三體書擬豫章尤妙惟作米家筆
差不似耳昔人謂右軍臨摹宣示勝於自運又云筆禿
千管墨磨萬定不作張芝作索靖信然信然

文太史三詩後

晉陽風物淒緊九月於明佐藩伯齋中覽故文太史三

詩金波桂樹清露梧桐語恍如此身在越來虎丘間其
結構之適美亦似與玉蘭堂中人烹茗匡坐却卷後別
是一境界良增季鷹之感

趙飛燕外傳

文太史小楷書趙飛燕外傳初看之若掾史筆草草不
經意者而八法自具是真蹟也余乃丐尤子求作小圖
凡九段系其後尤於此圖有精思頗得龍眠吳興遺意
周公瑕復為書西京雜記十餘則俞仲蔚書外傳皆小

楷工絕之甚往往有踞太史上坐意外傳文蕪雜蓋稍
為筆削之耳飛燕合德事不足論第伶玄此文與國色
並絕代為千載風流斷案太史鐵心石腸而寄托乃爾
母亦靖節閒情賦故事耶

徐髯仙墨蹟

金陵少臨池者如顧司寇陳太僕皆得意而不得法最
得法者徐子仁然好堆墨書離披擁腫不能免墨猪之
謂此卷雖極濃肥而有骨端重而不乏態是最合作書

也子仁行世最少君其寶藏之

雜書畫冊總跋

前後序及題畫八分皆文徵仲手書精絕之甚第不及晚年鐵手腕耳

吳中一時書法盡此矣惟祝京兆妙得晉人法趣常有餘王履吉陳道復皆少年筆與晚歲全不同

吳中文士盡此矣語遂無一佳者乃知此道之難也

王履吉五憶圖歌

履吉五憶歌雖昉自平子而能用已意發之後復有文
伯仁系圖伏日一展閱如碧玉壺賜對消得紫綾半臂
矣其用筆秀雅絕得尚書宣示樂毅論遺意獨中間一
入崛強肥重文皇戈法未易療也

王雅宜書雜詠卷

履吉行草自山陰父子中來然所得者姿態耳此卷白
雀寺諸詩尤備風骨有美女舞竿良驥走坂之勢友人
王元肅云履吉作此時病已甚然時時偃卧以指畫腹

曰祝京兆許我書狎主齊盟即死何以見此老地下前輩用心如此何必減鍾太傅可念也

王履吉白雀帖

王履吉先生養痾白雀寺訪故人王元肅虞山不值作此歌元肅拏舟追及之因以二丈許桑皮縱筆滿卷為贈雖結法小疎而天骨爛然姿態橫出有威鳳千仞之勢蓋月餘而履吉物故當是絕筆也又二十餘歲而元肅為雙鉤入石嘗乞余言跋尾居數歲元肅亦歿又二

歲而有以此卷質者詰之知非王氏有也無何贖去又數歲而復得之它所流落宛轉真如傳舍失弓得弓何必在我因為題其後以俟後之君子主斯卷者時庚午之夏伏日也

王雅宜長恨歌後

白學士歌綿麗詳縟宛然開元宮中韶景履吉以行草書之豔冶之極併得玉真情態余乃乞莫雲卿書陳鴻小傳家弟書手刪外傳俱小楷補之翩然有晉人意尤

子求復系以圖令人恍恍有乘槎犯斗之興然不欲多
展展則恐費蒲團工力也

王履吉書江文通擬古詩

江文通擬古詩如逸少臨宣示帖形勢巧密勝於自運
惟古離別李都尉二章差不似耳履吉之於虞永興亦
似文通擬古書法姿態既備結構復不踈蓋晚年得意
筆也

陳道復赤壁賦卷

此道復過醉時筆雖得失相當而道偉奔放有出蹊逕之外者唐文皇云當今名將惟李勣薛萬徹耳勣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不大勝則大敗以語文太史及道復必當各領取一將印也

朱射陂卷

壬子冬余以使事道維揚朱子价為書二卷其一為近體旋失之此卷多齊梁樂府語雖不無小出入而宛情穠至不失箕裘書法蕭散流宕有林下風氣尤稱合作

自後固時時詩寓余然絕不可入眼至九江集幾落行
卷中笑海豈文通才頓盡耶子价已化異物秋日曬書
出之殊切山陽之感聊識於後

馬太史卷

同年馬太史作書大有筆而不勝好奇之念往往使人
不可識此卷為余書東封紀行可二萬言皆行楷遂無
一筆放軼蓋余酒間嘗譏之故耳聞徽人袖精鏐購太
史書時得贗者此卷乃落余山房散帙中將並飽蠹魚

物故有遇不遇也因識而收之

陳子兼卷

余甚愛陳子兼書每出紙素子兼輒欲書已作余甚苦之癸丑避寇吳中以此卷索書曾子建詩子兼不伏慢罵乃別錄蜀中諸篇并卷見遺今可一紀矣曾詩歸然山房而蜀中篇遂為人攜去子兼知之不免又作一大罵也

陳子兼詩牘卷

此一卷陳子無詩及尺牘書法極灑落可愛然皆數千里外筆耳晚歸僅一水而音問極少或小札數行因題二韻於後莫怪陳驚座年來尺牘疎老饕能自飽不喜換羊書

俞仲蔚書

俞仲蔚舊為余小楷歌行一紙行草及大書古選體各一紙合為卷藏小酉館仲蔚前後寄余詩不下數百紙不能盡爾也子敬作精書以貽謝太傅謝輒批尾還之

物固有遇不遇也

俞仲蔚書金剛經

褚登善書陰符柳誠懸書度人二經余見褚石本又於
項吏部處見柳真蹟皆小楷而柳尤勁挺有風骨今年
春仲蔚為余書金剛經一冊微用米顛筆而八法種種
不乏其得柳為尤深此經是佛最妙語破一切着比之
陰符度人故不與易也凡書金剛經者眉山吳興併仲
蔚而三皆法寶無墨寶故志之

楊秘圖雜詩

記余初入比部時見同舍郎吳峻伯論書法輒云故人
楊秘圖珂者今之右軍也余購得此卷不勝喜以示峻
伯字為之解云此非右軍而何余時心不能伏然無以
辨之又數載稍稍識書法一日檢故卷出而更閱之蓋
楊生平不見右軍佳石刻僅得今闕中諸王邸翻搨十
七帖其結構盡訛鋒勢都失別作一種細筆而臨摹不
已遂成鎮宅符又似雨中聚蚓耳恨不呼峻伯嗤之然

詩語亦得一二佳者今聞其人尚在多作狂草或從左或從下起或作偏傍之半而隨益之其書益弱而多譌然自負日益甚詩亦日益下第其為人瀟灑食貧有遺世之度可念也因記於此

陳鳴野詩

山陰陳鶴鳴野翩翩任俠高位置恒自稱中國陳鳴野云楷法用墨絕肥壯而無鋒穎若龜鰲之縮項足行草殆似枯枿敗蔓縱橫道上而云出自魏武鍾太傅顛旭

狂素良可笑也此卷所書絕句中如夜深池上弄琵琶
萬里星河月在沙莫恠樽前彈出塞只今邊將未還家
却自有唐調可喜也

外國書旅葵卷

余於燕中邂逅王太常汝文談諸譯人多精於其國書
者乃以旅葵明王慎德至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百六十
五字令書之得九紙為西天女直蒙古高昌回回西番
百夷緬甸八百媳婦大約多類摘草而西天獨雄整女

直有楷法而小繁複不知其為陳王谷神所製否也因復乞黎惟敬俞仲蔚周公瑾莫雲卿王舜華陳道易程孟孺管建初輩作篆籀分隸小行大行章草之類以冠之而錢叔寶復為圖系焉余以中國書固稱彬彬八法然自大篆而後會意象形之外亦僅取其適用美觀而已不必盡有書理也諸部於書理無論要亦能用以紀姓名通朝聘而世守之不變異日同文之化成此亦一故事我乃至竺典所謂造書主三天人曰梵曰迦盧而

蒼頡頤其少季元二張贊羊皮詔孟浩則曰書契復見
科斗文光弼則曰龍蛇後見古文字蓋皆厭屬篆酒忘
其太玄者也何足道哉

扇卷

甲之一

扇卷甲之一為法書凡十六人二十一面內徐髯仙子
仁三李西涯賓之白洛原貞夫朱射陂子价許高陽元
復各二吳匏庵原博頤東橋華玉金赤松元玉唐六如
伯虎王前峰繩武王涵峰履約袁胥臺永之馬孟河負

圖吳霽霖峻伯各一西涯僅一詞耳與匏庵皆以書名而皆沓拖不稱更不若震澤之遒勁也華玉翩翩有晉人意元王伯虎俱足吳興堂廡差薄弱耳子仁堆墨豐美而肉勝繩武似舅鹵率而骨強履約膚立不能難其弟永之疎逸自放貞夫作輕重筆斌媚近人子价結體雖疎而天趣逸出良堪壓卷負圖之縱誕峻伯之纖弱若此合作者不易得元復牡丹歌及書皆圓熟得祿之補圖尤為離俗耳此皆吾後先所收以不堪動搖故聚

而帙之時一展翫庶不以炎涼戚疏也

扇卷

甲之二

右扇卷甲之二法書凡二十一面祝枝山希哲六面皆草聖也老筆紛披中秀骨森然超出蹊逕之外當於神逸二品中求之蔡林屋九達一面圍圍可憐王雅宜履吉九面翩然灑落覽之如山陰道上行使人應接不暇而輞川一書小楷尤精麗真堪與摩詰語爭勝其與履約一面又履約繩武一面僅堪烏衣諸王而已陳道復

二紙頽然自放王子新一面步武邯鄲聊附於末記吾家右軍及蘇長公俱為會稽餘杭老姥作扇緣不知希哲履吉存日何似以今度之想亦當然耳

扇卷

甲之三

右扇卷甲之三其廿三面為文衡山徵仲書其一面為壽承臨筆內庭下戎葵風攪青桐二面作眉山體與初秋雨霽皆小行特精甚赤壁賦字尤小餘半面圖以補之睡起絹封缺月三面皆豫章體險急中風骨爽奕可

愛此老之於二公庶幾出藍之美其他體俱本色而筆
多暮年或肥或瘠各俱神采八十衰翁一面即所謂壽
承臨者不失箕裘余於此老晚合中有四紙見寄者惜
其紙垂敝不能作懷袖觀聊以當筭篋之珍爾

扇卷

甲之
四

俞仲蔚凡三扇宋玉神女及舞賦司馬相如美人曹子
建洛神多作蠅頭小楷而清勁有法周公瑕之班姬擣
素文休承之宋廣平梅花精麗輕逸陳子兼之宋玉高

唐朱子价之相如長門黃淳父之杜牧阿房莫雲卿之舒
元興牡丹家弟之江淹神女覺意勝法張伯起之彌衡
鸚鵡彭孔嘉之潘岳閒居袁魯望之陶潛閒情覺法勝
意程應元前赤壁倣鍾太傅後赤壁倣顏平原雖骨格
未成時復長進諸賦上下二千年才情妙麗各極其致
而目下數君子皆名臨池者以小楷紀之真可寶也

扇卷

乙之
一

扇卷乙之一凡九人十九面王文恪濟之一沈石田啓

南三周康僖伯明一夏文愍公謹一祝京兆希哲二文
待詔徵仲四王雅宜履吉三陳白陽道復三袁谷虛補
之一是數君子者獨文愍為江西人沾沾負書名餘皆
吳中工八法者文祝王陳已見甲卷所以屈居此者不
無紙敝墨渝之歎耳

扇卷

乙之
二

扇卷乙之二凡九人十五面王酉室祿之一許高陽元
復二朱射陂子价一陳雨泉子兼二馬孟河負圖二王

前峰繩武一俞仲蔚二周公瑕二高唐王篆書一繩武
余猶及識之祿之而下皆所與往還者其人皆有書名
作行草遒勁有法而高唐篆筆最為淳整其弟齊東王
尤有法嘗貽余兩扇而失之以為恨附志於此

扇卷

乙之
三

扇卷乙之三凡九人共十五面湯湖州世賢一陳布政
璫一為前後出師表沙秀才魯一為赤壁賦梁禮部孜
一俞山人允文五王山人逢年三陳山人演二王太學

穉登文司訓嘉共一則皆所自撰歌詩內俞古隸二陳
古隸一篆一餘俱小楷斐然可愛亦以紙墨不甚精新
屈居副篋耳

扇卷

乙之
四

扇卷乙之四宗提學臣一徐方伯中行三張少叅九一
一吳提學國倫一吳中丞維嶽五董宗伯份三皇甫僉
憲訪一俞廉憲憲一王太守可大一仲舍人春龍一張
比部燭一李茂才言恭一周袁州璞一皆平生所還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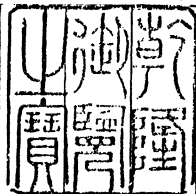
而於交有心許者有面合者其人有工臨池者有擅長城者然半已游岱矣攬之不勝人日曝書之感

扇卷

乙之五

扇卷乙之五為吾少師華亭徐公二面公過余小祇園又得余賀孫成進士詩手題此扇見寄又宋中丞望之一曹中丞子誠一莫方伯子良一張中丞肖甫一吳大參明卿一王大參陽德一張進士伯起二王太學百穀二歐博士楨伯一俞山人仲蔚一莫太學雲卿一魏解

元懋權一毛山人仲章二顧茂才懋儉二其人多昭代
耆德清時勝流或擅長城或精臨池者偶以所得之晚
第居是耳非有所甲乙也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

臣陸伯焜

中書

臣

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

臣

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

臣

陳墉

謄錄監生

臣

王文明

欽定四庫全書

。 兪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碑刻跋二十九首

淳化閣帖十跋

第一卷漢章帝書當是後人集漢章草法如聖教序類耳王著既謬稱章帝遂有謂千文不創自興嗣者得無

愈失之耶晉武帝書品譜斷賦述俱所不載余嘗見米芾所臨其大小帖幽深無際出有入無自是衛索門風度賦述僅稱元帝如發矍力虎駭鶚視孝武如露滋蔓草風送驟雨文孝王雅薄綿密纖潤至康哀宣明簡文皆所不載覽其遺墨盡是夙工晉世書法之盛如此宋明略見賦述齊高頗著能品梁武晉安故是箕裘黃伯思謂安軍破堽數朝三書糾繞若出一手定為贋作此殆未然帝王書多摹則前軌不解創構結法偶同亦何

緣懸斷耶宣以祖後孫道子以弟先兄梁高梁武判作
二人著手如懸鎚何以無半冊六朝史在腹良可笑也
文皇大筭白羽取天下籠蓋一世而矻矻墨卿毛穎間
工篤若此伯思謂弔江叔藝韞二帖為高宗書覈矣謂
批把移營亦高宗未有據也吾意唐諸帝若高若中者
不當辨菽麥高既工八法中復能五言豈混沌一竅耶
叔懷弟也不當先伯智且以人臣耶置之唐後則文孝
王亦不必在宋明前皆著誤也

又

第二卷張有道書變章法創今草為古今第一昔人謂其如清澗長流縈洄崖谷交龍駭獸奔騰挐攫今此諸帖法具有之米元章以真蹟久絕疑為長史書恐長史不便解此耳書詞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也與大令同時其結體小疎亦在山陰之下余嘗疑其為大令書又以為張融思光卮言載之甚詳八月一帖自古雅米元章黃伯思謂崔子玉為唐人書無所據謂鍾元常宣示

帖為右軍臨書白騎遂帖為大令臨書長風帖為逸少
少年時書却琅琅可據雖然買王得羊尚可況贗元常
真右軍大令哉皇象文武帖寫東觀校書郎高彪送第
五御史箴語後一表云是唐人書亦以章法類有道八
月帖耳書賦稱其龍蠖蟄起伸盤腹行書斷稱其沈著
痛快才力似蔡邕而妖冶不逮肩吾品以上下葛洪謂
之書聖然哉張茂先王茂弘一時名臣然俱入能品二
帖風稜高雅亦相當元子有真淳之稱似未若虎兒

恨不及見耳王氏諸彥無非上乘所謂觸目琅玕寧獨
風範世將兩表評者謂得元常心印惟廿四日帖偽高
平三世豪翰評者謂方回章健逸發飀骹廉稜獨表光
絕覽之故當爾爾衛公自誇得伯英骨與索靖一臺二
妙似不及索安石虛和流動著品不弱帖所云道民者
五斗米道也皇恐再拜政是佞其師尊耳米顛不知便
意非真噫亦輕于持論矣書法至魏晉極矣縱復贗者
臨摹者三四刻石猶足壓倒餘子詩一涉建安文一涉

西京便是無塵世風吾于書亦云張華稱丞相王珉稱
司徒衛瓘位至太保止稱尚書令皆王著不讀書故也
第三卷庾元規書媿子江淮間呼母為媿書箱計是奉
母作此人亂天下大舅不下桓元子但才不足耳翼既
蹇蹇書法亦古雅第欲遂比野鷺得耶按啓事似上陶
太尉者沈嘉字長茂竇衆評其勢捷而疎鷺擊失中杜
預二帖米元章黃伯思以書辭疑之過矣晉語雖不俗
故大不可解伯思又謂劉超筆與元帝近因絕外交不

應復有此帖絕外交語出自竇蒙然謂其一帖三行存者或即此耳徽操渙凝皆逸少子鳳毛鬱然懷祖乃有書名坦之不聞箕裘也今法亦似小拙司馬攸即齊王也見能品賦云突兀嵩華參差斗牛許之至矣劉瓌之御史中丞代王子敬題太極殿榜者賦稱元寶剛直兩王之次以僻故不能書具索征西前一帖章法純古雖數經摹勒銀鉤宛然劉穆之評者比其類昂藏蹇諤之士紀札誠可疑所謂俗語也張翼逸少歎小人亂真者

臨倣乃有餘自運不足王敬豫導之子見能品陸士龍
以下書不甚著羊敬元孔彥琳皆入妙品評者謂羊槭
若嚴霜之材婉如流風之雲謂孔如飛流懸沫呂梁之
水工力故不如羊耳僧虔兩啟結法與王琰乞江郢帖
同端雅之極用拙筆時手辦此耶此卷前輩評駁甚衆
要之不足論其筆法非後人可及也獨題庾亮為元亮
沈嘉為嘉長劉瓌之孔琳之王曇首皆去其一名謂杜
預司馬攸卞壺劉穆之王僧虔為侍中山新沓為太守

王獻司徒左長史也目為司徒山新沓杜征西司馬獻
武王索征西晉人也謝莊宋人也皆列之庾太尉王海
陵間著不學至此而三館諸公無為糾正者為之一笑
第四卷梁王筠沈約書諸書譜不載王結法殊散緩沈
差有意耳阮交州在上下品行草入妙實賦比之激溜
懸磴垂條晚青張懷瓘云研行草出大王若飛泉交注
奔流不息赫赫躍迅此帖信有之黃長睿槩疑非真過
矣蕭確者邵陵王子實稱其寬而壯賒而密綽約文質

天然超逸所書孝經一則耳真偽未可辨也蕭思話庾
品下上此帖亦佳梁武帝甚重蕭子雲肩之妙品今所
書列子雖志在古雅如十月凍蠅何足師尚張懷瓘曰
當世多影效子雲肥鈍無力者悉非也此本定贗作不
然石本翻易失真出師頌故應佳恨未之見耳長睿謂
褚河南謫潭府時無侍中姓薛者又謂山河帖是枯樹
賦中錄出者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是碑刻
中錄出者真書家董狐也率更行草圍圍寒儉吾未敢

服膺懷瓘乃謂其跌宕流通驚竒跳駿不避危險示之
二王可為動色羊薄以後略無勁敵豈吾見其杜德機
耶夫欲以殘縑斷石寂寥數行而盡千古士難矣徐嶠
之浩父賦述稱其娟婉鍾門逶迤王後陸柬之吳郡人
書斷入妙品謂其工於倣效劣於獨斷今二帖與薛稷
帖皆佳李北海翩翩自肆雖行草不同亦雲麾筆也陳
述晉人為中郎將今列之陳薄紹之宋人為丹陽尹與
羊欣齊名今列之唐每一開卷便為王著村老供一廬

胡也

第五卷為蒼頡夏禹孔子史籀李斯程邈宋儋衛夫人
古法帖隨朝帖智果梁武帝評書及何氏二帖蔡琰我
生一帖敬祖一帖孤不度德亮白二帖懷素右軍一帖
張旭晚後得足下二帖無名氏移屋及意識二帖著亦
以時代錯雜真偽難辨故別為一本耳頡文科斗祝融
峰神禹碑絕無此法至史籀皆偽作無疑黃長睿謂李
斯田疇一帖乃李陽冰明州刺史裴君紀德碑語其字

體亦當爾。謂程邈所作隸書。今漢碑中。字此為偽。構果也。宋儋開皇中人。仕至校書郎。竇蒙評其祖鍾而體流著。亦不曉。耶智果書。梁武帝評乃袁昂。疏有梁武帝答詔耳。書辭不同者。深山道士帖。為柳彥疏。為袁崧舞女仙人為蕭思話。疏為薄紹之。龍跳虎卧帖。為梁鵠。疏為韋誕。疏不載。王右軍評辭及遺李鎮東。程廣平。桓玄。范惟均。孔琳之帖。不載。孟光祿何者。為正耳。吾嘗恠其訾予敬薄伯英。以為未當。何氏者。長睿謂為不知何氏以

為歐陽率更亦以其書法近之耳敬祖一帖以為子敬
語法俱似之或是好事者摹其書若聖教序之類孤不
度德二帖極與子敬帖中章草相同而差小移屋二行
外適緊飄逸及意識帖俱絕佳後有羊欣二字是欣書
也

第六卷為吾家右軍書開卷頓爾神豁米元章黃長睿
謂適得書至慰馳竦耳皆近世不工書者偽作中間結
體小疎韻度落凡時或有之謂盡偽作則吾豈敢惟殷

生帖法既淺促又是從合晉人吏語為不得真耳然亦非郝歆書也七兒帖為之一慨甫過知命婚娶都畢種種琳球至惡者猶是道韞即便堪樂死何必阿述始爾飄然與周益州諸帖意皆佳問君平子雲後然汶嶺游目終否願素山川濟勝須種夙根耳景風帖謂是賈曾送張說文唐人集右軍書果也庾子嵩逸少伯父行今稱子嵩似亦無害彥國老不得爾晉人固字其父況他人乎昔人謂右軍內擢大令外拓此大凡也元章諸君

子泥之故右軍筆稍大者涉放者皆定其非真蹟不知此公龍爪金錯變化萬端以區區蟲管求之母乃為永和諸賢笑地下乎吾力非能辨此者故寘之以寓懷田居可耳

第七卷石軍書多神妙都下帖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慨覽今昔未運所乘賢俊併墜致足摧感黃伯思謂初月至前從洛帖皆偽毫髮惝怳間非吾識所能辨也皇象帖楊用脩謂勿勿非勿三也係石筆

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皇象草故止
之勿三耳承足下還來帖後有釋智永字流放無一筆
鐵門限法或云是智永臨右軍書亦非也帖尾謹此代
申不具非晉人尺牘語是永自作無疑自慰毒熱二帖
云唐文皇臨本當別有據小園子帖米謂大令書似也
右軍父子俱在神品安得不交有結法豈因展筆小縱
便爾致疑當由內擲之言誤之耳七十帖將目汶嶺又
復諄諄必欲果此一段奇事然自謂年垂耳順作書後

不久當遂之岱矣不唯西游未果汶嶺即岷嶺用古字
楊用脩辨之甚詳

第八卷昔人謂死罪帖足下各如常帖為非右軍書蒸
濕帖大令代父書吾皆不能辨然淡悶干嘔咸古字須
右軍乃解作此蒸濕帖固一二大令風又焉知非乃公
偶為之耶凝操徽渙咸有家學何據定為阿敬代筆也
不去人間而欲求方外此或速弊是際竟語慨然慨然
第九卷大令書神情散朗姿態超逸有御風飡霞之氣

令人作天際真人想一時羊中散輩相推尊之光豔騰
蹕幾掩乃公梁唐二帝擬之河朔少年又辱之餓隸要
而論之殆文武之政耳卷中奉對帖是郝家離婚後語
雅非敬懷不能作宋司空識遂累大雅玄度帖翩翩敬
筆第帖辭曰仁祖欲請為軍司謝仁祖卒時敬方十三
不應便及時事長睿辨之極當但結法不類右軍恐方
回書耳薄冷益部二帖顛米辨為歐陽率更其險勁率
更手也知非六朝後尺牘語何長睿書絕不及米持論

往往勝之者米以法黃以事差數耳

第十卷大令書吾當托桓江州疾不退至分張貼元章
諸君子謂為長史藏真贗跡吾不解書不能辨第謂長
史藏真去此尚三舍耳合觀伯英草與此結構同恐是
大令創草黃長睿所論崇虛觀建自宋明帝泰始四年
以此證書之謠亦得之然書筆鬱勁道發縱出自餘子
譬啖恒山紫花梨亦以為快也大令似不分右軍吾不
知之習右軍者自虞永興褚河南後不能得一筆大令

筆往往落李北海米南宮趙吳興及邇時祝京兆手腕
指間當自有神物司之敬安能強哉

淳化閣帖後

今人類多稱淳化閣帖不知往時唯兩府拜日方被此
賜元祐中親賢宅諸王僅捐百本遺人然雅已不逮舊
至靖康朝遂擲敵手即無論潭絳泉汝大觀戲魚舊蹟
亦自不知矣包叅軍此帖雖木本然紙墨古色隱隱指
睫間而波磔督策之際無毫髮遺恨唯第五卷闕智果

何氏等十一帖今泉石亦少此而宋刻烏鎮福清三山
殿司皆棗木又云有脫落是未可知也黃長睿書家董
狐余猶恠其不究極八法而徒區區於出處真贋叅軍
具腕中眼者毋亦得其意於驪黃牝牡之外哉

淳化殘帖

李鴻臚藏閣帖第九卷真奚氏墨澄心紙淳化搨賜兩
府者汪端明所謂墨黑甚於漆字豐穰有神采李莊簡
謂初用廷珪墨則色濃又初板完好無銀錠紋攷之皆

合又此卷唯益部耆舊薄冷二帖為歐陽率更之誤餘皆大令筆也吉光片羽購者千金鴻臚其善有之不減得吳興白練裙矣

大觀太清樓帖

大觀太清樓帖徽宗時以閣帖燬於火復取真跡摹勒上石而益以秘閣續刻及貞觀十七帖孫過庭書譜總二十二卷標題卷尾皆蔡京筆或以為劉燾無言非也摹搨精妙不減淳化閣帖而世少傳者徽宗故秘愛之

不久有靖康之變而時又無它刻以故視閣帖為尤貴
重甲戌秋八月余以俸緡四十五千得之長安市乃故
太傅朱忠僖家藏物然僅卷之二四五十耳明年復
以十六千得第七卷為右軍書於吳中而缺首數行其
他卷及續刻尚杳然也搨法精甚字畫稍肥而鋒勢飛
動神采射人若淳化之親賢宅二王府帖紹興太學淳
熙脩內皆出其下余故識而藏之倘日力未盡尚可希
延津之合也

絳帖

此帖吳中黃勉之以十二千得之於市人割去卷尾却以泉帖淳化云云裝後勉之子淳父始辨其為絳帖仍割去尾裝而屬文壽承籤題其首後得五十千質之華禮部叔陽歸踰三歲復得三十千始真為華氏物而叔陽病甚寄余鄖中為別按絳帖凡十二卷其首卷倉頡夏禹至秦漢人而止今頗與之合而二卷之帝王自章帝以至於唐高宗五卷自梁王筠以至薄紹之皆缺右

軍蹟亦失三之一其治頭眩方據東觀餘論知其為真
絳也豈絳帖不完之本好事者姑取其標改作十卷以
希重息耶抑別有選本耶第其石刻之精與紙墨之古
不在生平所見淳化閣本下而徧攷宋帖無此改損本
恐非絳不能當也昔人以絳為淳化嫡子太清樓為介
弟今吾一歲而俱得其十之六七以比於吉光之片羽
則具體矣然淳父吾故人叔陽吾婿方壯不二年而失
之而沉茲帖之閱人若傳舍又安必其長為我有也

汝帖

淳化閣帖出而其子裔最良者為大觀為潭絳戲魚堂
脩內司而其最下者為汝蓋王宋輔道守汝州因徧搜
諸碑帖篆分隸草而節取之自皇頡夏禹以至錢忠懿
郭忠恕得十二卷其所留淳化亦不過十之一二自以
為甚博而纂精而不知其所得者多虎賁重儻之類耳
且自以險急偏傾之勢發之石理麓而刻工拙所謂鮑
老當場郎當舞袖者耶第其刻在汝大類社之樗以不

材而獲全今尚可搨也昔人謂為黃長睿所掊擊不直一錢噫令無長睿亦能與潭絳爭價耶

東書堂帖

東書堂帖者周憲王為世子時手摹上石大約以淳化為主而秘閣續帖亦時有刪取至宋太宗以後蘓黃米蔡諸家勝國虞趙鮮于之跡皆與焉刻成亦曾進御憲王臨池之力甚精惜其天資少遜以故粉澤有餘膚理不足又似徐偃王前仰後俯僅爾肉立此帖蓋摹筆至

使古人之跡屈而從手耳其於蘭亭亦然蓋雙鉤廓填始可免此病也

寶賢堂集古法帖

寶賢堂帖自晉靖王為世子時刻者大約以閣帖絳帖大觀寶晉為主而益以邸中所藏宋元及明人墨蹟摹勒上石於行款次第頗不俗第石理既粗而摹刻搨三手俱不稱以此在諸帖下耳當孝廟時嘗進御人主右文親為手書褒美之其所自叙頗夸詡其墨蹟之盛而

所見寥寥乃爾視今權相緹帥家蓄殊不能百一也余
往歲為晉臬邂逅中貴人問古刻真蹟今無一存者不
知何繇失之為一慨歎而已

真賞齋帖

真賞齋帖三卷第一卷為鍾太傅薦季直表初在相城
沈啓南所李貞伯吳原博俱定為真蹟後歸華氏第唐
以來落何人手不入天府及竇臬賦述肩吾懷瓘品斷
中又卷首有米芾印芾自言生平覩真蹟自晉而止無

漢魏者實章待訪諸錄亦不言太傅此為妄益無疑結
體雖與宣示墓田少異余嘗評之小法十六楷法十四
要非二王以下人手第二卷右軍袁生帖妙甚徽宗時
進御者第三卷唐人摹王方慶進先世書凡二十八人
其存者僅此內右軍二帖有篆籀隸分法點淡古雅出
蹊徑之外餘帖雖有剛柔撇磔之異種種可翫沈啟南
嘗從華氏乞得令文徵仲雙鉤復刻停雲館中此華氏
本也摹本既精搨法亦佳為爾時法書墨本第一留山

房中歸耕作勞假以散力

廬山陳氏甲秀堂帖

甲秀堂帖五卷近忽盛行想是摸刻雜本為之耳然真刻頗淳雅可愛蔡中郎九疑山碑雖見宣和書譜而行筆絕類開元孝經陳思王詩及鷦雀賦亦然黃伯思辨其為李懷琳贗作極可據也唯眉山豫章襄陽諸尺牘奕奕有姿態耳

文氏停雲館帖十跋

第一卷晉唐小楷自右軍黃庭至子敬洛神雖極摹搨之工然不離文氏故步虞永興破邪論序規倣曹娥神明不足耳余常見此論大抵沙門攻傳太史奕語也率更心經陀羅尼咒雖用筆甚勁而結法小圓似不類碑石存者陰符經真草兩帖俱有小法顏魯公麻姑壇不如舊本拙而存古意歐陽永叔謂魯公無此筆非也此正是東方朔家廟碑縮小法耳度人護命經壁如銅雀遺瓦令人寶愛古人不可及豈唯翰墨而已耶

第二卷唐人雙鉤王方慶所進真蹟後有岳珂張雨沈
周王鏊文徵明跋右軍二帖無上神品大令光祿并餘
蹟縱橫妙境雖再經摹勒回睫一閱諸蹟喪氣間與家
弟臨池悵手腕之拙輒自解曰藍田佳璧盡矣安能作
烟華色耶李懷琳偽為叔夜書見諸書苑甚詳叔夜當
不致恨地下矣此君精能之極幾於悟解胸次不甚高
故小乏風骨耳後有湯君載文徵仲二跋其辭亦詳縟
可喜也

第三卷顏魯公祭姪文有天真爛漫之趣行押之妙一
至於此噫此稿草耳所謂無待而工者忠義真至之痛
鬱淳波磔間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亦該
洽稱是朱巨川告徐柱國流吏楷耳懷素千文作小行
草號千金帖貴在藏鋒而少飛動之勢林藻郭郎帖古
雅殊勝非後人可及楊少師神仙起居法後有米友仁
商挺留夢炎諸跋山谷極推重之至目以散僧入聖昔
人云張茂先吾所不解余於少師亦然

第四卷宋名人書李建中宋初第一手蘇黃諸公起乃稍稍揜之書家者流譏其庸拙此行筆可見杜祁公行草僅免俗耳而耳觀相吏至黃裳陳暘跋如小兒塗鴉胡重也永叔鄉社老人動止供笑乃頗自矜許豈獨知人難哉文潞公乃無論結構亦老逸可念王荊公本無所解而山谷海嶽爭媚之何也中間僅一二紛披老筆蔡君謨二紙差強人意然多囿囿未暢坡公涪老共四紙雖結法小異而俱能於形勢外取態顚叟存故事耳

唯顛米九帖煜煜光彩射人趙氏法書當以此帖第一
第其與人札云張旭俗子變亂古法高閑而下但可懸
之酒肆後人評米書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亦畧相當
人苦不自知耳

第五卷蘇才翁子美各一紙宋人謂才翁書法妙天下
則不敢信比之子美較老蒼耳子美亦自有字學范希
文司馬君實如召伯之甘棠不以書也馮當世范忠宣
亦然林君復有書名而此不稱此外如少游參寥薛道

祖范文穆姜堯章李元中皆有可觀文穆南宋人誤寘此冊中

第六卷為南宋名人書如王定國錢穆父賀方回陳簡齋皆元祐政和間人文氏悞耳米敷文陸秘監之奇逸張于湖之調暢韓子蒼定國方回之老健虞雍公之儼雅皆有可采者張即之大擅臨池惡札之驪垂此行押差未敗耳朱紫陽張敬夫文信公儒林國禎千秋尚新豈在書乎葉少蘊筆不佳嘗仕顯矣好構撰其人才亦

下中

第七卷為元名人書鄧文原二札皆有清令之色昔人評鮮于太常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此札殊有米顛赳赳風骨必仁亦瀟瀟可念虞仁壽札似傷佻康里巉評者謂其雄劍倚天長虹駕海不無曲筆又謂如鶯雛出巢神彩可愛頡頏未熟頡頏未熟斯則得之巉又言吳興日作可萬字儂可三萬字恐無此理趙彥徵周景遠吳興之優孟揭曼碩伯防陳敬初之魯衛他

如胡長孺袁清容饒介之張貞居王叔明不無一二佳者要亦偶然之合耳倪元鎮筆如風女兒灑灑長袖豈為丹青所攜借耶吾不能知之以俟鑒者

第八卷為吳興趙文敏書行草尺牘若干首適媚清麗妙有晉人風度小楷常清淨經千字文各一篇精工之極妙逼黃庭洛神唯凡骨未盡換耳昔人謂之儀鳳冲霄祥雲捧日又云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其敵真知言哉

第九卷宋承旨濂舍人璣各一紙書述稱宋氏父子不失邯鄲覺舍人小縱耳承旨翩翩有顏米筆詹孟舉叙字小楷可謂精能宋克章草書於彼法中太儼露未是合作然已足壓卷解學士似為銜檠所苦未甚馳驟然踈足差少禎期舉舉出藍之能沈學士一頌一札清婉流媚故是當家然與詹生俱淘洗宿習未盡書述謂沈大理毬鞠少年危帽輕衫然哉徐武功是米書之儼浮者馬刑部是米書之病狂者劉西臺是吳興之局促者

李少卿愛寫此疏是其得意事故出得意筆有純綿裹鐵之狀張汝弼以小故佳耳再一展便不足言

第十卷為祝京兆允明書古詩十九首秋風辭榜柁歌
余往從文嘉所見真蹟清圓秀潤天真爛然大令以還
一人而已顧華玉跋不能佳文徵仲代為書石者後有
陳道復王履吉題字亦可觀書述一篇京兆評國初至
弘正名筆差許仲溫民則而惡汝弼其所揚扞皆當味
其微托固欲與吳興狎主齊盟矣書法倣章草不能造

幽亦自不俗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三